

# 以诗神的名义祈祷和平

——写在 2016 首届华语诗歌春晚

■雷从俊

跟随丝丝缕缕的风寒,我们走进北大。在百年讲堂,我们把喧嚣关在门外,同诗坛前辈、诗人朋友们一起走进“和平的祈祷”——2016 首届华语诗歌春晚。

今晚,我们以诗歌的名义相聚在这里,用诗歌春晚迎接生活的春天,拥抱喜庆的春节。今晚,我们走进那些独具华语魅力的诗作,张开梦的翅膀,放飞和平的祈祷,展开希望的画图。

刚刚过去的一年,中国新诗走过百年历程,开启新的纪元。在回望与前行中,诗意的表达显得更加美妙而悠远。刚刚过去的一年,我们创造生活的幸福,颂扬不屈的抗争,感念和平的阳光。在记事与抒怀中,诗歌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更加亲密无间,水乳交融。

历史的回声犹在耳畔,岁月凝成的诗行里有沉郁悲壮,有慷慨激昂,有战斗的号角,有胜利的狂欢,还有战争与和平的思索。

在硝烟散尽的日子里,诗歌作为时代的触角,既品评幸福的味道,也探索生活的真相。一片土地,一个弹盔,一只鸽子,一朵荷花,甚至一种极其普通的水果,都寄寓着这个世界的启迪。



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理想国。无论是细小无声的雪花,还是暖暖淡淡的阳光;无论是灿若织锦的海面,还是喷涌流淌的泉水,都是我们即将周游的世界。

每个诗人都在用文字搭建精神的家园。无论是静坐品茶,还是关心粮食和蔬菜;无论是纠结于身边一只蚜虫的命运,还是给朋友写信谈起南美的大河、阿拉伯的圣水瓶,其中都蕴含着我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。

过去的时日,华语诗歌的创作、评论和翻译可谓山水互映,花枝招展,华语诗坛天光云影,绮丽多彩。

透过不甚宽广的舞台,分明能够感到,我们的精神高地站着田间、艾青、公刘、海子等卓而不俗的身影,我们的前面是食指、洛夫、李瑛等诗人踏歌行吟的脚步,我们身边有曾凡华、程步涛、刘立云等亦师亦友者温暖的呼吸。诗歌的行阵里,有姜念光、马新朝、李少君、周庆荣、阿信亦豪亦侠亦温文的才情,也有梅尔、爱斐儿、潇潇那一缕缕直抵心灵的温馨。

以谢冕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诗评家们老当益壮,指点诗坛,关怀倍殷,以激情而又理性的分析探研开启后来者的诗思。以本届诗歌春晚发起人谭五昌教授为代表的新锐诗评家,更是怀着献身艺术的慷慨大义,为当代诗歌鼓与呼,为诗界同仁摇旗呐喊,为诗歌公益事业不计付出。当然,更有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的诗歌作者、读者、爱好者、追随者,像北京诗社的诗友们承办本届诗会这样,为了诗歌的繁荣心甘情愿,默默奉献。

华语诗歌以我们所熟悉的东方美韵和内涵观照着人们的心灵,也不断走向世界,

被各种肤色的人们所熟悉和喜爱。在首届诗歌春晚的舞台上,以 93 岁的屠岸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翻译家宝刀不老,身体力行地关注着华语诗歌的国际化,为诗界、译界立起高标。以吉狄马加、庄伟杰为代表的华语诗人势头正盛,以歌颂民族、呼唤和平、发现生活为主题的一批诗歌不断引起国际诗坛和读者的共鸣。

今夜,我们用诗歌点亮心灵的灯盏,沿着一行行文字回到心灵的故乡。今夜,我们挽起一缕缕诗情,传递内心深处独特而美好的祝福。

不止是诗歌,不止是朗诵,我们还以演奏、歌唱、舞蹈、武术、茶道等丰富的艺术形式,以老者的沧桑稳健和孩童的活泼天真,向全国的父老乡亲拜年。我们以诗歌的神圣,祝愿祖国昌盛、世界和平,未来无限美好!

诗美情未央,相约在明年!



## 雪 请不要停

■高曙光

一场久违的雪终于飘落了,朋友们在空间里纷纷上传着眼前的雪景。

雪花从天上飘落,没有风,显得那样悠闲,公路上的雪越积越厚。元宵节过去了,“三六九,往外走”,返程的客流在雪花的陪伴下减缓了速度,路上车速减慢了许多,雪地上的车辙清晰可见,轨道式地向前延伸着。离家的脚步放缓了,有的甚至停下了,他们在路口打着电话,告知还在村口雪地里张望的父母他们要取消今天的出行。

老李就是站在村口雪地里等着儿子儿媳回来的。老李属马,今年七十二岁,今年是他的本命年。儿子在厦门开出租车,年前带着一家人回来陪老李过年。

雪下得很大,老李撑着的伞上积了一层雪。他晃了一下伞柄,伞上的雪抖落了,落在身边那条小黑狗的身上。黑狗的名字叫旺财,是老李在老伴离世前从城里路边捡来的。旺财那时很瘦弱,就在一个倒了的肮脏塑料垃圾箱里哆嗦,老李把它放在纸箱里带回了村。老李的老伴是癌症晚期,饭食吃得很少,很多食物给了旺财,火腿肠,鸡蛋……在护理老伴的日子里,旺财渐渐地肥壮起来,叫声也不再没有底气。老李和老伴每天的事情似乎就是共同喂养这条狗。儿子常打电话说回来,可又常常打电话说外面太忙,出租车还要出份子钱,再过几天一定回家。老李总是高兴地拿起电话又沮丧地放下电话,老伴就瞅着老李的脸猜

通话的内容。旺财也瞅着老李的动作,老李接电话的时候,它会安静地趴在地上,把头伏在前腿上,老李放下听筒唉声叹气的时候,旺财会站起来走到老李的脚边。老李这时候总爱摸一下它的耳朵,旺财很乖地低下头。

老伴去世的时候,儿子回来了,葬礼也很排场。儿子的朋友来了不少,外地的出租车有百十辆,喷呐班和歌舞团都有,外村来看热闹的来了好多。

这是老伴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,儿子带着媳妇和孩子回家过年。春联已不再是红色的了,而是紫底白字的,在老李看来这是一种哀思的色彩。儿媳喊了一声“爸”,老李怔了一下,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看了看脚下的旺财,旺财也在看着老李。儿媳的脸红了,这个称呼在老李面前是第二次,第一次是在婚礼司仪的安排下喊的,老李还掏了一千块钱。从那以后,儿媳再也没有喊过他“爸”,都是直接说话的。老李也习惯了,一家人还客套什么呢。

孙子喊“爷爷”的声音很清脆,老李觉得像电视里的孩子。孩子不说家乡话,老李觉得像看电视演小品,他喜欢孙子用家乡话喊他,他就教孙子用河南话叫他,河南话的“爷爷”是近似于去声的单字,孙子高兴地叫他,老李眼睛眯成一条缝,儿媳的脸却阴沉了。

儿子要等过了元宵节回厦门,他们商



量着让老李也去住,老李没有答应,他用手摸着旺财的耳朵。

雪花还在飘落,儿子的出租车开了回来。老李打开了院子的门,儿子把车停下,旺财和孙子在雪地里追逐,雪地上印着旺财的梅花脚印……

儿媳和儿子都在打电话,他们在问厦门的天气。

“爸,俺还得走,厦门那里没有下雪,咱这里也不下,到时候路上车更多。”儿子对正准备烧水的老李说。

两行车辙出了村子,老李和旺财站在雪地里……

## 上元节日记(组诗)

■徐桂荣

### 又一个节日尾随而至

地面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人来  
元宵,灯谜,高跷,彩灯  
街道拥堵。生活拥堵  
似乎坟墓里的人  
也活过来了,回来了  
压抑了一冬的人们  
宣泄着更加浓烈亢奋的激情

五彩的灯笼,在孩子们手上  
缤纷的气球,在情人们手上  
不绝于耳的烟花和爆竹  
在死灰复燃的节日碎屑上

我是个两手空空的人  
正空空地  
从层层喧哗和绚烂里突围  
并一遍一遍祈求上帝  
给我一个角落吧,哪怕很小  
只要安静

### 旁 观

上元节,我和往常一样  
做饭,吃饭,洗漱,沐浴  
然后,干干净净地裹在厚厚的  
棉袍和黑暗里,靠在窗前

已经有爆竹急不可耐地炸响了  
喧嚷声正从四面八方漫过来  
烟花!就要升起来了  
就要绚烂着,再次路过我的世界

而我。已不愿将窗子打开  
更不愿将自己打开。今夜  
谁在绽放谁又在陨落  
我只静静地观赏,不喝彩也不评说

### 萝卜灯笼

好像是叔叔给我做的  
把一个很大的萝卜,挖空  
灌上些许油  
用布条捻成灯芯,点着  
在元宵夜挑起来  
就是一盏小小的灯笼  
而且是最顽皮最强悍的一盏  
能把小伙伴们所有的纸灯笼、布灯笼  
红灯笼、绿灯笼、黄灯笼  
统统斗败  
直到月亮西斜了,还贼贼地亮着  
不肯回家。直到  
又一代人在灯笼节会里  
长大,离开  
仍在记忆的一角,不肯熄灭

### 昨夜烟花

这些花花绿绿的碎屑  
惺惺作态地瑟瑟在冷冷的晨风里  
被来来往往的行人  
踩在脚下  
这些攥在别人手里的  
激情或绚烂,只需  
被轻轻地一放,就花容尽失  
魂销魄散了

没有谁,可以人为地  
成为宇宙的中心  
升得最高开得最过的  
那一朵,已被摔得最碎

只有星星,依旧  
坐在云的深处,先哲一般  
无息无声地俯瞰着  
芸芸众生